

# 战国中山王爱犬的金银项圈

## 战国猎犬 身价不菲

在战国中山王厝墓殉葬坑中，两具狗骨架四肢向前，头向南并排躺卧。由骨架推测，两只猎犬体积庞大，身长约90cm(不包括尾长)，高约63cm。

在古代，狗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。狩猎、看家、食用、祭祀和随葬，都少不了狗。先秦文献《礼记·少仪》篇，把狗粗略分为三类：“一曰守犬，守御田宅舍也；二曰田犬，田猎所用也；三曰食犬，充庖厨庶羞也。”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，墓葬殉狗开始流行，许多龙山文化遗址墓地都有专门的殉狗坑。殷商时期，殉狗现象非常普遍，一直到周朝，墓葬殉狗的习俗还被保留，洛阳东周王城“天子驾六”遗址车马坑中，就曾发掘出几只狩猎犬的完整遗骸。当时的人们认为，狗是通灵性的动物，能宁四方、正方位，除了陪伴墓主，还能把守“黄泉”路入口或阴阳两界通道，有守卫墓主之功能，所以墓葬殉狗习俗才会广为流行。

所有犬中，应数用于田猎的猎犬最为威风。它们伴随主人捕捉猎物，帮助主人获取食物。对于人类而言，猎犬的价值似乎最大。春秋战国之际，由于狩猎之风盛行，猎犬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极大空间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“齐有好猎者，终日不得兽，人则愧其家室，出则愧其知友乡里。唯其所以不得之故，则狗恶也。欲得良狗，则家贫无以。于是还疾耕，疾耕则家富，家富则有以求良狗，良狗则数得兽矣。狩猎之获，常逾人矣。”这个故事说的是齐国有个喜欢打猎的人，整天打猎却收获不大，总感觉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。想来想去，他发现自己打不到猎物的原因是狗不好，便琢磨着弄到一条好狗。于是，他不再沉迷狩猎，把主要精力用于农业生产。农作物丰收后家里富了，就有钱来买好狗，有了好狗也就能多打野兽。由此可见，作为参与狩猎活动的先决条件，竟然是必须“家富”才能有“良狗”，可见一只善猎的猎狗身价之不菲。所以，中山王厝的爱犬佩戴金银项圈，既反映出中山国君生活的奢侈，也反映出猎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

## 文物见证 游牧雄风

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，战国中山秉承了祖辈的游牧雄风，剽悍勇猛，具有尚武喜猎的精神。所以，在崇武尚猎的时代背景下，狩猎在战国中山国更为风靡，无论贵族平民，无论年长年少，都热衷于这项活动。对于王室与贵族来说，狩猎既是一种锻炼体魄、娱乐身心的游戏，又是一种礼仪，即“大蒐礼”和“射礼”。通过狩猎，既能对臣下进行军事训练和检验，其猎获之物，还可成为祭祀祖先的祭品。对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，狩猎则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劳动，也是一种劳役。

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，就有许多具有游牧民族色彩、表现狩猎及弱肉强食题材的文物，彰显了一个传奇国度的猎猎雄风。著名的“中山三器”之一，出土于中山国王厝墓的铜圆壶上，镌刻有“惟朕先王，苗蒐田猎，于彼新土，其会如林，驭右和同，四牡沓沓，以取鲜羹，飨祀先王”的词句，记载了中山王厝率领大批臣子与军队，在新占领的燕国土地上，进行狩猎的浩大场面：狩猎队伍从四面八方包围圈的中心聚集。密密麻麻的旗帜像树林一样，飞速前进的狩猎车发出巨大轰鸣声，受惊的猎物四处逃窜……其实，这种大规模的狩猎活动，带有明显的军事训练性质。另外，从战国中山故地出土的大河光石(守丘石)铭文中“监罢囿”三字可知，在中山国都城外还建有专用的苑囿(养殖动物的园林)，并派官吏率军队把守。说明中山王不仅到野外进行大规模的狩猎，还设置专门园林以供随时狩猎游玩。这种形式的狩猎，只是为了娱乐身心，强健体魄。

河北博物院《战国雄风——古中山国》展厅，还展出了一件狩猎宴乐图铜盖豆，1981年出土于平山县三汲乡穆家庄村战国中山鲜虞贵族墓。这件铜器的捉手顶面、盖面、器腹、柄座上共有七组图像，器盖饰两组相同的狩猎和宴乐图像。图中有一座两层楼台，二层楼台上几人饮酒观景，伎乐们跪坐在楼下演奏编钟、编磬、吹笛和击鼓，二伎起舞，一派歌舞情景。楼



■ 随葬猎犬佩戴的金银项圈。



## 河北博物院《战国雄风——古中山国》展厅，展出两件金银项圈。

两件项圈，出土于石家庄市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，是在殉葬坑中两具狗骨架的颈部发现的。经专家鉴定，两只狗的年龄大约七岁，均为雄性。从骨架大小和形态来看，属于善于奔跑的细犬类。

战国中山国盛行田猎，出产的猎狗“北犬”在当时十分著名。据汉代燕人韩婴所作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，战国时“北蕃中山之君，有北犬晨凫”，为魏文侯所喜爱。魏公子击封于中山后，曾访求这两种特产，献与文侯。中山王厝墓出土的这两具狗骨架，极有可能就是当时中山国特产的“北犬”。至于“晨凫”，据有关专家考证，应是一种耐寒、善于晨飞的鸭类。

□文/图 李立华



■ 中山王厝墓殉葬坑中的狗骨架。

外，射手们手持弓箭正在射猎雁群，有的大雁在天空飞翔，有的飞雁被射中跌落下来，有的飞雁被长檄射中，索缠雁颈，雁拖长檄进行挣扎。铜豆腹部饰两幅人兽肉搏的图像，猎人们半裸身体，有的手持刀剑躬身上前，正将利刃刺入野兽心脏；有的操着长矛，正在追捕奔逃的小鹿；两个猎人头戴鸟形头饰，身穿羽衣伪装成动物，正与猎物格斗；一个牛首人身者位于图中央，似是人兽搏斗的指挥官。几只还未被追捕的野猪、兔等正慌不择路仓皇奔逃。豆柄座上也饰有相同的采集和狩猎图像。总之，铜盖豆上所有的狩猎场面，人和兽都在激烈厮杀、奔逃，气氛紧张，看得人惊心动魄。由此，不禁使人想起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所述：“陈酒行觴，夜以继日，强弩弋高鸟，走犬逐狡兔，此其为乐也。”走犬逐狡兔，是战国时期民间一种极为流行的游戏，正如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所言：“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、斗鸡、走犬、六博、蹴鞠者”。用于“走犬”的狗，是由专人培育出良种猎犬，这种犬身高腿长，奔跑速度极快——中山王厝墓那两具殉狗的骨架，就非常符合“身高腿长”的特点，应该属于“走犬”中的“战斗犬”。

“走犬”游戏，一直延续到汉代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从淮阴侯韩信临刑前的浩叹：“狡兔尽、走狗烹”即可见一斑。

## 金银项圈 令人惊艳

出土于战国中山王厝墓中的金银项圈，以狭长的长方形金片、银片卷成扁管状，外面正中有一凹沟将管平分为两部分，内层中间有合缝，四角作细孔用以连缀。金银两种管相间穿在革带上，外侧中间缀一铜环可结带。其中，一件项圈由九枚金管和九枚银管穿成，银管共重63.3克，金管共重109.2克；另一件项圈由八枚金管和八枚银管穿成，银管共重65.1克，金管共重93克。两只项圈，金银相间华丽奢侈，堪称史上最豪华的狗项圈。

当然，中山王厝墓出土的两件金银项圈，令人惊艳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们黄白相间的华丽奢侈，更是因为它们所折射出的丰厚人文信息。历史上，战国中山既是一个神秘王国，也是一个传奇王国。在当时诸侯争霸群雄迭起的局面下，中山国作为一个“千乘之国”，长期驰骋于大国之间，成为仅次于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的战国“第八雄”。她所凭借的，不仅是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战略，更是秉承了游牧民族喜猎善战的威猛雄风，并拥有独特而实用的田猎用具和兵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大量田猎、军事文物，揭开了这个传奇国度的众多谜底，彰显了这个国家能够在动荡年代生存并发展的真谛。



■ 战国中山狩猎宴乐图铜盖豆。

▼ 战国中山狩猎宴乐图铜盖豆线描图。

